

皖军方阵 书写新时代

我的淠史杭

■ 张大鹏

“天寒地冻的，风吹在脸上刀割一样疼。早晨6:30，喝上两碗稀饭，哨子一吹，就上工了。河道上到处是人，成千上万亩红旗立在河埂上，被北风吹得呼呼响。两人抬一筐土，从河底往上抬，累了，换俩挖土的人继续抬土上河沿，每天就是这样，抬土的人与挖土的人轮换干。下午5点多收工，人累得散了架，再喝上两碗稀饭，回到工棚，倒在铺位上沉沉睡去，直到第二天起床哨响。一天两桶一干，中午吃半斤米干饭，下饭的大白菜没啥油水，但那个香啊，人恨不得把碗底也吃下去。工地上全是青壮年，但只能保证每人每天一斤米，多一两都没有。”

童年时，父亲常给我讲这段往事，他后来也反复和我弟弟妹妹讲。印象里，父亲每每说起，眼睛里闪着激情与悲壮的混合成分。我后来才知道，父亲讲的挖淠河的年代，是在1960年。我们公社修筑的这一段在将军岭，离我老家有30里地，属于淠史杭工程中的主要干渠——蜀山干渠。这条干渠西接六安，东延至肥西、长丰、肥东一直到滁州的来安县，是淠史杭工程的关键部分。而将军岭，正是这一段江淮分水岭的最高点。当年曹操为了征战东吴，想打通江淮水道，解决运兵运粮问题，从瓦埠湖一路开挖，至将军岭地界，因为高程太高，又遇到地质难题，工程量巨大，不得不搁置。如今，这里还留下一段上千米的河道遗迹。负责开河的将军因完不成任务，拔剑自刎，“将军岭”由此得名。

直到上高中，我才有机会去将军岭，去看看父亲当年的劳动工地。只见高大的河沿下，一汪清流汨汨东流去。当地的同学带我去看黄冲闸，但见河中一道拦水坝将大河截住，左右两侧各修几道闸门，北侧闸门水往长丰、肥东、滁州一路过去，南侧闸门水则流向合肥董铺水库，又经小蜀山支渠流向肥西小庙、高刘、南岗等地。我直到那时才知道，淠河水就是从这里分流下去的，一直流到我家门口不远处的孙老堰。

孙老堰是一个小二型水库，丰水时，不说烟波浩渺，但阔大的水面也很长眼，一眼望不到对岸，鱼虾尤丰。它

也是我们周边村民们夏天的乐园。少年时的记忆里，一到夏天酷热时，我爷爷总是拉着牛，让我骑在牛背上上下孙老堰。凉水浸身，只露个头，我望着爷爷一把白色胡须随着水的涟漪一飘一荡。“这淠河水好啊，有了这个水，就不用担心旱年时粮食没收成了。大孙子，你以后长大了，一定要去六安看看这淠河。”我似懂非懂地点头。

2006年，我作为《安徽日报》的驻站记者，常驻六安，最初就借住在淠史杭总局的招待所里。招待所就在淠干的河边，出门便可见一河清水无声北去，抬眼可望蜿蜒的淠干如飘带般绕六安城而过。于是，我记起爷爷当年嘱咐的话。

当时的淠史杭管理局周银平书记很是热情，第二天即邀我去看位于苏家埠横排头的淠干源头。在那里，宽广的淠河河道被一条水泥大坝拦腰斩断，大坝的上游自动形成一座水库。从霍山大别山里流出来的东淠河与从金寨大别山流出来的西淠河原本是在此相会，形成滔滔淠水，然后北向正阳关入淮。但大坝的修建，让滔滔淠水变成了汪汪一片静湖。水丰时，湖水可以通过跌水坡流下淠河老河道，更多的时候，则是通过大坝东侧的闸门滚滚流下淠干。淠干近百公里全是人工开挖的，横排头是最高程，河道设计按着等高线走，每两公里下降一点，从而实现淠干全线的自流灌溉。淠干、史河干渠、杭埠河全是依照这个原理设计的。“所以称淠史杭为人工天河一点都不夸张，虽然从修建的角度讲，这增加了巨大的土方量，可老百姓不再为提水承担开支了，更多的旱地变成了水田。眼光长远啊！”我到现在还记得当年水利专业出身的周银平说话时，那感慨良深的目光和语气。

赵子厚的墓就在大坝东南方向的一块岗地上，对着横排头。仰上可以看见东西淠水滔滔而来，俯下可看淠水静流滚滚北去，流向合肥、寿县和滁州。这位淠史杭工程的实际操作者，当时任六安行署第二书记、专员。淠史杭工程开工时，他任工程总指挥。修建好淠史杭工程是这位南下老八路一生的心结与情怀。1958年，他在此铲下淠史杭工程的第一锹土。此后十几年的岁月里，他风里来雨里去，跑遍所有大大小小的

工地，现场办公，随时解决问题。他对每个具体项目关键数据和施工方案的熟稔程度，让水利专家们瞠目结舌。在六安，只要提到淠史杭，无人不提赵子厚。是他，在原国家计委的汇报会上，将整个工程的各项工作表述得有条有理，构思宏大，具体论证可行性的各类图表摆了一讲台、挂满一面墙，得到领导、专家的一致赞同，获得国家立项。也是他，在物资紧缺的年代，多次跑省委省政府各部门汇报，甚至去寻求战争年代自己老首长的支援，要来水泥与钢材等材料，千方百计保证施工的必需。水泥与钢材是修建水利工程不可或缺的，但龙河口水库大坝的修建则是采用土石混合而构，世界水利史上，这也是唯一一座采用土石结构混合坝型的大型水库大坝，被称为世界奇迹。其实，当时不是不想用水泥钢筋，而是实在解决不了这么多紧缺的物资。更难得的，他是在最困难的岁月，千方百计保证上河民工一天一斤大米的供应保障。1959年至1960年冬天，是修建淠史杭工程的关键时期，每天上河民工数高达60万，最高峰时有80万人。正是粮食最紧缺的年代，可以想象，总指挥赵子厚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在六安工作，让我有机会走遍淠史杭的流经之地和主要工程节点。流向合肥、滁州的淠干，流向寿县、淮南的瓦埠干渠，流向霍邱的汲东干渠，流向庐江、舒城的舒庐干渠，我都一一去过。这些人工开挖的伟大工程，是在1958年之后的十几年里，逐步修建完成的。整个淠史杭灌区，大别山的清水在岗上流，下面是可以自流灌溉的庄稼地。淠史杭灌区让1100万亩土地变成了丰收的良田。

在叶集的平岗，史河向北被这道高岭挡住。从霍邱24个公社调过来的5万多名民工，硬生生奋战一个多月，在总长3公里的高岭上下挖24米，终于把这座高岭切开，让梅山水库的水从此通过。过去，平岗是猫狗都不去的荒山野岭，但今天，靠着从河里抽上来的水，这里变成了花果岭。一位“90后”小伙子大学毕业后，回到岭上种桃梨，年收入足有30多万元。“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没有我父亲当年辛苦来挖这条河，哪有我今天在这岗上种桃梨啊。”他心

怀感恩地说。

2018年，我在舒城见到了当年参加龙河口水库建设的许芳华老人。1958年，19岁的她结婚刚满3天，就来到龙河口水库修建工地。工地指挥部从来自全县的成千上万位女同志中挑选120人组成“刘胡兰战斗连”，她被选为连长。1959年的春汛来得特别快，洪水将大坝冲开了一条20米的大口子。危急时刻，许芳华领着姑娘们，像男人们一样，纵身扑向激流。他们手挽着手，在浪尖上筑起了三道人墙，终于挡住洪水，保住大坝。在修建水库的三年多时间里，“刘胡兰战斗连”的姑娘们经常淋雨施工，以至于从水库工地返乡后，很多人落下了病根。至今，每逢阴雨天气，她都会浑身疼痛。“我没后悔过，这是给我们自己修水利。有得必有舍。”耄耋之年的许芳华，语气坚定。

淠河是六安的母亲河。每到洪水季，全城的人都会跑到河边望着那汪洋恣肆的淠河水滚滚北去。因为有上游响洪甸、佛子岭几大水库的调节，加上淠干的分流，六安不再担心洪水入城。望着滚滚洪涛，我常常想，淠河形成的几百万年来，一直恣意流淌。新中国成立后，淠河才终于被驯服，洪水乖乖地走，水从岗上流。共产党人把宏图理想变成了现实，这是多大的气魄和手笔。而这种气魄和手笔，如果一厢情愿地不顺应时代，终将被历史所诟病。秦筑长城，有孟姜女的哀怨，随修运河而致天下乱。唯有这种气魄和手笔与人民的所需所盼相一致，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才能付诸实践。修建淠史杭，离不开赵子厚们的胆识，也离不开许芳华与我父亲这些普通百姓的奉献与辛劳。

淠史杭无疑是中国水利的一座丰碑。它也是共产党人为民情怀的一座丰碑，更是人民无私奉献的一座丰碑。

（作者单位：安徽日报社）

题图：将军山渡槽是淠史杭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报通讯员 蒋常虹 摄



更多
内容
阅
读

《长安三万里》让古诗焕新彩

■ 韩小乔

“只要诗在，长安就会在。”近日，国产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票房口碑“双丰收”，成为暑期档电影的又一爆款。

打动观众的是什么？或许是1300多年前唐代诗人李白、高适等人的深厚情谊，或许是脍炙人口的诗句唤起年少记忆、教科书中的姓名变成鲜活的人，或许是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后期一幅幅眼花缭乱的生活画卷，或许是在盛世、战乱更迭中的世事无常，在得意、失意间的复杂感怀。这种由古诗串起历史、熟悉又独特的文化体验，称得上“耳熟能详中的耳目一新”。

题材上新。不同于一些动画电影对孙悟空、哪吒等神话人物的反复利用，《长安三万里》让数十位唐代“顶流”诗人轮番登场，堪称“史诗电影”。情节不再全部源于主观虚构想象，而是从真实历史中汲取素材，进一步拓宽了国产动画题材来源、深化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作为严肃文学、抒情文学的诗歌，在传承东方意境、表现历史现实方面所呈现的高度与力度，理应引起更多创作者的重视和反思。开疆拓土才能萌发新芽，固守成规必定遭遇审美疲劳。只有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富矿，建立多元化国产动画电影格局，才能打造更多“爆款”，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艺术焕新。美轮美奂的国风动画在讲述波澜壮阔的大唐巨变时，也将一代代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唐诗赋予了全新的视觉意象。大量采用水墨动画，写意表现人物的心理、情感，传达诗歌悠远的意境。依托史实文献，融入最新光影技术，结合人物命运变迁与精神追求，带领观众回到千年之前沉浸式体验别样人生。特别是李白大声吟诵着“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白鹤载着众人

腾空而起、畅游飞驰，更是成为影片中的名场面，让不少网友深受触动。情景交融的视觉展现、天马行空的非凡想象，最终要服务于故事氛围。对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创新性、具象化演绎，建立在国产动画电影不断提升的工业水准之上，因而能以精细化、高品质的艺术奇观震撼人心。

情感入心。一部好的动画电影，能让不同的人品出不同的味道。孩子们看大唐文化恢弘壮丽、文人墨客群星闪烁，哪怕不能完全理清历史脉络和人物命运，但也能跟着吟诵一些朗朗上口的诗句，这何尝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启蒙与传承？成人看那些才华耀眼的风流人物，却或多或少为时代所困、被命运拨弄，从中感受现实的残酷、不得志的苦闷，同时也领悟到挫折淬炼人生、诗篇永存世间的意义所在。“年少不解诗中意，读懂已是成年人。”看的是浪漫诗歌，品的却是人生纪实。《长安三万里》以雅俗共赏的艺术魅力引发情感共振，激活国人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吸引着不同年龄段的观众。

当然，关于电影，前期货节奏过慢、人物性格扁平化、“以声震人”场景偏多等问题依然存在，但《雄狮少年》《长安三万里》等影片正在拓宽国产动画电影的创作边界与思路，多角度展现中华文化魅力，这是很好的“引子”。只要诗在，思考在，文化就会在。总结经验、用心打磨、精心传承，就一定能推陈出新，让“中国式浪漫”长盛不衰。

（作者单位：安徽日报评论部）



地 气

凉爽与快意，那是劳动的欢愉和地气赋予的神清气爽。

说也奇怪，无论是大豆还是玉米，被农民选中的土地，无论面积大小，也不论作物品种，都好似打通任督二脉一样，呈现一派蓬勃生机：墨绿的玉米叶分层错落，葱绿的玉米秆鼓着劲地疯长；大豆叶子翠绿欲滴，浓密的叶片盖住了黑黝黝的土地，生命力十足。

包括墙角，母亲瞅准了，种下芸豆，豆秧钻出地面迎着风开长，母亲将削好根部的架棍扎入土中，横纵搭好芸豆架。甚至山上挖回来的细辛、山芹菜根，母亲都会根据地气选择合适的地段栽种下去，这些生灵施了肥水一般，兀自生长。

母亲说，人会喘气，地也会喘气。人喘气活着，地也喘气活着。人喘气不匀要生病，地喘气不匀了活脱脱一团死面团一样，就不爱长庄稼。人活着种地，地活着养人。

站在地头看着茂盛的庄稼，我揣摩着“地气”的涵义，分明感觉到这些肥沃的土地从肚脐里冒出来一涌一涌的清气，在风的吹拂下，在烈日的暴晒下，在地面忽高忽低地荡来荡去，飘逸在山川河流之上。

父亲下葬的塋地母亲三年没敢去，却一遍遍打听周边的河流走势、树木种类、山势走向，尤其是询问父亲下葬的地儿土质如何，我一再回答。未了，我告诉母亲清明时冒着大雪栽种的红松长势正旺。母亲噙着泪，吁了口气：地气好，地气好，旺着子孙孙女哟！

慢慢感到，所谓地气，就是母亲、父亲以及我，还有许许多多乡人对故土的依恋、熟稔，对庄稼及土地的认识和通透。熟悉了地气就有了底气，有了行走大地最踏实的豪迈，这是从脚底袅袅漫溯而来的一种能量，支撑起和我一样祖辈辈离不开土地的人的腰杆和头颅，在天地之间不惧不弃。

（作者单位：吉林省通化县大川学校）

黄 山

投稿邮箱：ahrhbsfk@126.com

位于六安市舒城县苏埠镇境内的横排头渠首枢纽工程，是淠史杭灌区新河灌区的渠首。

本报通讯员 蒋常虹 摄

风过鹅子畝

■ 吴垠康

地名是有来历的，即使岁月淘洗，斑驳的源头已模糊两可，仍然不能湮没来历的存在。譬如宿松县隘口、二郎两个集镇之间的鹅子畝，无论是整个地形像鹅蛋，抑或历史上这一带盛产鹅蛋，都能指引“鹅蛋”关联的文化饭版。

癸卯夏日，重回故里，在熟悉又陌生的鹅子畝，合面排列着几十座大棚。难免会联想到黄瓜、番茄之类，而鹅子畝是种植传统作物有名贵药材。一张纸几十米长的网架上，铺满粗糙的松树皮，米石斛在不动声色地汲取营养，修炼成色。同行的隘口村乡村振兴专干余从新说，米石斛可全株入药，采收周期三到五年，村里与公司签订了种植合同，种苗、人工之类都由公司承担，不但光大棚租赁费每年净利一万元，效益也是种植传统作物的几十倍。仔细打量，整齐入列的米石斛，叶片碧绿，纺锤状的枝条恰似竹节，褐色的根须在树皮间出没，一朵朵小白花如同高亢的喇叭。

风过鹅子畝，田野飘溢着沁人心脾的石斛香。

二十年前，我在隘口教书，在二郎居住，每天往返都要经过鹅子畝西边的“新河坝”。放眼望去，几百亩稻田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无论是稻秧拔节的夏天，还是稻浪翻滚的秋日，都有酣畅淋漓的壮美。这样的光景，我的遐思多半要在田间飞翔，总会想起鹅子畝的另一个名字。

如果说“鹅子畝”是名，“建田”可以理解为字，嬗变的地名有着“农业学大寨”的印记，听起来仿佛眼前有“红旗招展、人头攒动”的壮观场面。

上世纪70年代，公社抽调民工在二郎河上游的“张河段”挑河，将西岸山头的土石挑到东边筑“新河坝”。母亲是被抽调的民工之一，每天必须拿到五十张卡片才能下工地，一张卡片就是挑运一担百来斤重的土石。我当时尚未上小学，把工地当了“幼儿园”，顺便帮母亲收领卡片，中午吃自带的蒸红薯。母亲叮嘱我，别弄丢了卡片，要是回家迟，猪又

饿得要撞竹栅栏。我至今做事谨慎有余，估计就是那会儿保管卡片留下的习惯。后来，山挑平了，新河坝工程告竣，大伙儿又投入到河滩建田的“摘果”阶段。如今，大棚底下只要两三锹下去，准能挖出鹅卵石，以及湿漉漉的劳动遗存。风过鹅子畝，空中蒸腾着改造山河的汗水味。

说到鹅卵石，突然对鹅子畝的文化源头有了新想法，莫非是河滩上铺满了鹅蛋模样的石头？

鹅子畝的上游是陈汉沟，属于皖鄂交界的大别山余脉，重峦叠嶂，边贸繁荣，洋货入山靠独轮车，山货外运有小竹排。鹅子畝在丰水期可以行竹排，在枯水期则是通往宿松县城的河滩路，想溜光的鹅卵石也能给路人留下过驻足赏玩的愉悦。1860年初春，浙江巡抚罗遵殿灵柩从杭州运回鹅子畝边的罗家老屋时，走的是这条路；围攻安庆时驻扎在宿松县城的曾国藩与胡廷翼、左宗棠等大员共赴罗家老屋吊唁时，走的也是这条路。如今这里被改造为农田，公路也已